

淮花河韵

范仁豪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淮花河韵

范仁豪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淮花河韵/范仁豪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7-5321-4207-1

I. ①淮… II. ①范…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9456 号

责任编辑: 徐如麒

封面设计: 宏骏设计工作室

淮花河韵

范仁豪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625 插页 2 字数 165,000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207-1/I·3250 定价: 27.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7780459

序一：写作的力量

赵宏兴

仁豪兄要出书了，这一件高兴的事。

捧着他的书稿，坐在沙发上。窗外的阳光照在书稿上，我如捧着一片阳光了，一个下午的时光悄悄地流逝了，直到光线逐渐地暗淡下来。

看完他的书稿，我的心中荡漾起一股感情来。

范仁豪是军旅出身，我认识他时，他还是一身的戎装，透露着威武与正气，后来，他来到了地方上工作，但他的骨子里，仍有着军人的风格，他写的诗，字里行间里仍有着铿锵的力量。

现在，范仁豪兄已经复原到地方政府部门工作了。工作似乎离诗很远，在眼下科技发展的时代，对领导干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能写书著文，虽然不是一个领导者必备的条件，但却体现了一个人的综合素质，人文素养。

把范仁豪兄的一本厚厚诗稿读过，我感到，首先他的诗里，有着表现真心的力量、真实的力量和面对生活真相的那种人类道德的力量。诗是一个人内心世界的直观，范仁豪在诗中表现的对社会的关注、对生活的关注和对底层百姓的关注等，情感真实，古道热肠，是他诗中的一种力量。“清晨，我走进一个彩色世界 / 像是从凝固的幽寂里走进雄伟的宫殿 / 此刻，虽然警服衬托着我庄严如

塑的神情 / 心里的欢悦却似江涛阵阵拍岸惊天 / 仿佛, 彩光融进了我的肌体和血液 / 我的情感和身躯也融进了绚丽的彩练 / 我是消防战士, 喜爱霞曦 / 更喜爱生活中令人振奋向上的光环 / 但我不因喜爱便去歌去舞 / 而是用责任心保卫她学被乌烟沾染。”(《清晨, 我走进霞曦》) 这是他当时作为一名消防战士真实心灵的写照, 句子如出操的步伐, 有着铿锵的力量。写消防战士生活的诗, 也是这本诗集最大的特色。如《叹息》: “叹息是经常纠缠你的阴魂 / 来时有声似风却难以阻止 / 去时无形如幻却不易捕捉 / 悄悄地占据你内心之虚 / 叹息并非一种孤立的情绪 / 是忙乱时哀声落地的自卑评语 / 是错误中啊声惊起的残局 / 是失败后呼声萦绕的一首哀歌 / 叹息是可以预知的鬼蜮 / 只要你筑牢谨慎的围堤 / 它就无法插足你疏漏的空隙 / 更不会窒息你缜密的思绪。”这就是一首格言诗, 有着诗人的真实体验, 在把叹息进行了描写之后, 然后, 指出战胜悲观的信心。这首诗有着浓郁的青春情绪, 每个人青春期都绕不开的情节, 在范仁豪这里得到了解决。内心的真实, 是写作的最高境界。巴金说: “把心交给读者。”鲁迅说: “我所说的话, 常常和所想不同……我为自己和为别人的设想, 是两样的。”他们这种充满自省与自律的思想, 正是作家提高言说质量和效果的重要保证。

其次, 范仁豪的诗中, 有自己的体温、脉搏和心灵的跳动, 他的诗不是藤蔓附着在别人的生活基础上的, 他有着自己的真实生活。如《墙角, 一株小草》: “一如薄羽柔弱和轻盈 / 使大地平添几叶怜爱 / 毫无让人经意的姿色 / 从没引来飞蝶的青睐 / 野狗敢尿她一身腥臊 / 灰尘常涂

她满脸的污垢 / 即是被践踏得肌体残缺 / 心始终向着春天萌生着渴望。”一株卑微的小草,在他的笔下,也成了坚强力量的化身,这表面上虽然是写一株小草,但其实写的是生活中强者的形象,逆境中走来的人,读后心头会惊叹不已。如他写的《城里为邻》:“迎黎明时对碰一下目光 / 别黄昏时头点一下微笑 / 不一定相识你我到底是谁 / 都相安地同楼为邻 / 上班族被时空压缩得很紧 / 而巢中心境才觉得一时宽松 / 虽无富余的时间留给浮光式的虚礼 / 偶尔隔着纱门交流一段闲情 / 在城里为邻不需多少满怀的豪言 / 常常在各自心中彼此照应。”这首诗抒发的是邻里之情,邻里是日常生活中最平常的细节,但诗人却看出了人情的冷暖,这种情感不含虚伪,真诚而直率。著名作家王蒙说:“文章的魅力在于它发现了生活。生活的魅力在于它解释与充实了文学,也受到了文学的感染与启发。”我想,范仁豪在诗中做到了这一点,也使他的诗找到了地位。

在这本书里,我觉得《非非梦想》《水之心境》《夜之感觉》等,在这里,诗人放开想像的翅膀,纵横驰骋地表达着现实生活中的超现实意象,从中可以看出,诗人具有一种新的突破性,从它的喷涌状态,可以看出他语言的力量,思想的力量。

当然,范仁豪的诗里也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但这并不影响他作为一位诗人的素质。

范仁豪兄的诗稿放在手边已有多天了,他要出书,托我写序。写序是名人的事,我曾看过有名人把自己给各位作者写的序收集起来,专门出一本书,这确实厉害。我不是名人,但范仁豪以兄长之情嘱咐的事,我还是高

兴为之。

（赵宏兴，《清明》杂志一编室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签约作家。）

序二：淮畔撷珠：思想的风景与印象的超验

谢 幕

—

给蚌埠诗人作序，这是第三位。

今年五月，我曾为蚌埠青年诗人陈忠村的诗集作序，题为“《问夜：心灵煮苦的笑靥》——序青年诗人陈忠村的诗集《短夜·152》”。此前，我还曾为诗人陈忠村写过两篇评论，即“《红信封内的心语与蓝港湾中的温馨》——试评青年诗人陈忠村的两部诗集”、“《春天在憔悴的脑海中嬗变成缪斯感悟的黄月亮》——试评青年诗人陈忠村的诗集《黄月亮》”。

从2001年到2005年，蚌埠诗人凌志兵出版了六部诗集，我曾为他的三部诗集作序，即：2001年10月，我为诗人凌志兵的第二部诗集作序，题为“《行者与歌者》——序诗人凌志兵的诗集《情思悠悠》”；2004年12月，再为凌志兵的第五部诗集作序，题为“《诗植江淮地，文载日月天》——序当代诗人凌志兵的诗集《榴花：飘在云朵中》”；2005年11月，三为诗人凌志兵第六部诗集作序，题为“《绵长的回味与深刻的反思》——序当代诗人凌志兵的诗集《一壶倒不尽的菊花茶》”。此前，还为诗人凌志兵写过两篇评论，即：“《情思沉醉山水间》——试评当代诗人凌志兵的首部诗集《山水情思》”、“《灵魂深处奏鸣的一曲岁月

之歌》——试评诗人凌志兵的第四部诗集《岁月如歌》”。

也就是说,加上给诗人范仁豪作的这篇序,我给蚌埠三位诗人作了五篇序。

其实,到现在为止,我已给安徽省蚌埠、六安、淮北、涡阳、滁州、合肥、芜湖、凤阳等地写作评论(序)三十余篇计十六七万字,并将收编于“谢幕评论集(第四卷)《雕龙与绣凤》——安徽评论特辑①”中,此部“安徽评论特辑①《雕龙与绣凤》”,争取两年内在安徽出版,这也是我送给安徽的一份厚礼。

二

庚寅年九月十五日(2010年10月22日),下午四时许,诗人范仁豪来电话说他刚整理了一部诗集《淮花河韵》(打印稿),已于当日上午用“特快专递”寄出,请我为他的首部诗集作序,我欣然允诺。其实,能给诗人范仁豪的诗集作序,是我的荣幸。

己丑年二月(2009年4月中旬),我应山东省作家协会、淄博文联、《中国文学》之邀,参加了在“蒲松龄故里——山东淄川”举办的“百名诗人作家淄川行”笔会活动,四月下旬,我应邀去了安徽蚌埠、五河、凤阳等地,在蚌埠的“真知味酒楼”第二次见到了诗人范仁豪,同时,还有诗人凌志兵、崔剑明、刘文书、尹若康,女作家王青等,诗人崔剑明力邀我去黄山游玩,他全程陪同,可当时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和哈尔滨市棚改办要写一部纪实文学集,打电话给我立刻回哈市采访写作,所以,终未成黄山之行,这是诗人崔剑明的遗憾,也是我的遗憾。在聚餐时,

坐在我右手边的诗人崔剑明还当场朗诵了他的三首诗，声情并茂，挥手扬眉；诗人凌志兵激情所致而引吭高歌；文秀女士的一曲黄梅戏选段将气氛推向了高潮，诗人刘文书朗诵了他即席而作的一首诗；我也应邀即席讲评和修改诗友的几首；而坐在我左手边的就是诗人范仁豪，他性格内敛，一说一笑，谈话中语速均匀，举止儒雅。

己丑年三月初，我回到了哈尔滨，半个月后，我接到了诗人范仁豪先生打来的电话，电话中，他说他写了一些诗，想请我给看看，又一周后，我收到他寄来的 10 首诗的打印稿，这是我首次读他的诗，应该说诗写得很娴熟。他在电话中说，其实，他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已开始写诗，那是一种下意识的写作，也只是兴趣使然，也曾发表过一些诗作，还有一些诗被收编在年度诗选中。之后，从 2009 年夏到 2010 年春，他又三次寄诗给我，诗写得越来越好，于是，我建议他出版一部诗集，作为一个阶段的总结，这即是一个阶段的休止符，又是另一个阶段的开始，而这部诗集则是最好的分水岭和标志。

半年后，诗人范仁豪果然来电话说，他刚刚整理一部诗集，请我作序。这让我很兴奋，这应该是水到渠成的硕果，沉甸甸的让人激动不已。他做事儿认真，一部诗集被他整理的规规矩矩、板板正正，装订成书，有扉页、目录、辑页，真是让人读后，首先就有视觉的赏心悦目，再读诗稿，真的让人不仅有视觉的盛宴，而且，还有心灵深处的震撼。

三

选在这部诗集《淮花河韵》的第一首诗，题为《欣慰》，

写于1981年11月,同年,发表于《蚌埠市工人俱乐部活动月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的处女作,但选入这部诗集里,时间最早的也只有这首了,选编入这部诗集中,上世纪80年代的诗只有10首,除《欣慰》外,还有一首《晨思》,发表于1982年6月8日的《蚌埠日报》上,另外,还有《种子》、《红芋花》、《清晨,我走进晨曦》、《街上,一队幼儿园走过》、《小巷》、《夜巡》、《自豪,属于凯旋的我们》、《征火之神》等诗。当然,据诗人范仁豪说上世纪80年代,他所写的诗不只这10首,许多诗写完就扔了,许多写完后他认为不好就销毁了,还有一部分诗因住所搬迁而不知散在哪里,总之,写在上世纪80年代的诗作,能找到的感觉还算满意的也就这10首了。

第一首诗《欣慰》,发表时署题为《硕果》,只是在这次润色时,改题为《欣慰》。我倒觉得这《欣慰》之说,的确比《硕果》好上许多,这样一改就更贴切和自然了,而且,更有诗味,给人更多的遐想。欣慰是更大程度的满足,这其实是一种人格和气度,正所谓知足者常乐。可以说,向上的进程是永无休止的,但满足一定要有止境,这样,人才活得潇洒,活得轻松和自然,否则,就真的很累,而让人不累的最好办法就是学会满足,做到这点,其实很容易,也不容易,这易与不易之间,就是“满足”二字,也就是说,时时感到“欣慰”的人才能随时感受到“满足”的乐趣,这首《欣慰》诗则向我们传达出来的是诗人那品格、人格与人性的优良品质。

诗人在《欣慰》中写到“那种平静,让我心慰 / 那是一种感觉 / 来自心灵深处,来自对未来的想往 / 也来自一种平淡和自由 / 那是心宇一只雄鹰的自由”,也正因为

有了这样的“自由”，那“广袤大地再也不是一片荒凉”，那“缀满枝头”的则是他心的成熟和情感“欣慰”的收获。没有什么比这“秋天挂满熠熠金黄”更加欣慰和满足了。

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诗歌躁动的年代，许多诗人为名为利而自我标榜，甚至有些诗人自毁形象而钻营一些没有理论做支撑的“主义”，扯起一个破旗就占山为“王”，还大把大把地往自己脸上贴上一些不伦不类，甚至连边都靠不上的标签。一时间，诗坛喧嚣而骚动，粉饰登场者有之，孤芳自赏者有之，夜郎自大者有之，自我标榜者有之，掩耳盗铃者有之，自欺欺人者有之，不学无术者有之，乱抡狼牙棒者有之，但是能够静下心来做点学问，认认真真写诗的人却少了，这时的范仁豪也写了许多诗，但选在他首部诗集中，80年代的诗只选了10首，可见，他对诗的严格要求和把握，那宁缺勿滥的态度让人敬佩，这其实也是对自己负责，对诗负责，对诗坛负责。

如果说上世纪80年是中国新诗潮骚动、探索、超验的年代，那么，90年代则是中国诗潮的低谷，谓曰彷徨、徘徊、自残，甚至被人称“诗歌死了”。因此，才有人叫嚣“饿死诗人”，在80年代人人都想写诗的大潮中，诗人范仁豪并没有随波逐流，他有他的思考，他坚持走他自己的诗歌创作之路，而且是默默地走着。到了90年代，当中国诗歌走上艰难的独木桥时，诗人范仁豪却依然写他心中的诗，而且，更加勤奋和自觉，他并没有受那些自暴自弃的自残自毁行为的影响，而是坚定不移地走自己思想和情感规范下的诗歌创作之路，仍然是默默地写着，他既不给自己的诗贴上某些“流派”的标签，也不往自己脸上贴金，他只是在默默地写他灵魂深处情感震撼的诗，诗成为了情感

禁区一种书写文本,是一种记录。

由于诗人范仁豪认认真真地写诗,实实在在地做人,他既不为名,也不图利,所以,他的诗也只是纯粹个体情感的载体,由于,他勤于思考,善于欣慰,所以,他的诗多于遐想,少于愁苦,更多的美好和希望融于诗中。读他的诗,给人以智慧和启迪,给人以信心和信仰,给人以坚强和力量。

看诗人的成就和发展,首先看他对诗的态度如何。

很难说一个对诗都不尊重的诗人是个好诗人,诗人的德性更大程度上比诗之文本更重要,那是最准确的衡量标准,一个脸都不要的诗人,他的诗和他的人一样,不会得到尊重。也就是说,一个将生命和鲜血都可以奉献给诗的人,才会得到人的尊重。

诗是什么?诗是人类灵魂最崇高的境界。

尊重诗就是尊重自己,也是尊重别人。

正所谓,情挚才诗真,真诗才是诗,诗不是某些人宣泄的工具,诗一旦成为工具,定然会索然无味了,所以,诗是纯洁的心灵文本。

而“欣慰”则是心境平淡和情感自由的最自然而形象的情感表述。

其实,诗就是一种感觉,一种纯心灵深处,灵魂禁区的一种感觉。

当诗人将自己的情感糅合进到生命的血液里时,诗已经赋予和承载了诗人生存的价值、生活的真实和生命的意义所包括的全部内容和意义,那心的跳动速度和视觉感悟到的思想风景和印象的体验,已经被神社神圣到无尚崇高的境界。当那想象之中,意料之外,真实降临的

刹那,作为真正的诗人,也真的别无选择了。

作为“感觉”,诗人在本部诗集结尾处,用了一组诗,题为《夜之感觉》来给结束这部诗集,不能不说,作为诗人对这部诗集布局谋篇的良苦用心。组诗《夜之感觉》由12首诗组成,那种“美妙”的时刻,让诗人留连忘返,那是一个温馨的时刻,如:

“……喷香的白米粥溶化了一天的倦意 / 爱人一丝丝责怨织成一张细网 / 一遍遍过滤着心中的烦乱 / ……”
——《夜之感觉》之《夜,美妙时刻》

“……在夜色与灯光的混淆中 / 一句句迎宾辞撞落满桌 / 邪念驱驶着心思布景 / 赞声陪衬着笑容表演 / 友情、亲情、虚情斟满酒盏 / 目标、价值、真意等待埋单 / ……” ——《夜之感觉》之《夜,宴会谜底》

“……一盏高悬的夜灯独守路边 / 像披一件御寒黑氅的佣人 / 等待最后一位夜归主人的回返 / ……” ——《夜之感觉》之《夜,一盏路灯》

“……一个衣袂飘飘的黑美人 / 嫁给朴实宽厚的大地 / / ……夜雨滴滴飘落着她的泪水 / 诠释着她出嫁后喜悦的涵义 / 她那轻风阵阵的搏动 / 是她腹中胎儿猛长的活力 / / 当她在雄鸡合奏声中分娩出 / 一轮惊喜星辰的朝阳 / ……” ——《夜之感觉》之《夜,美人出嫁》

“问沉沉静静浓重重的夜 / 谁曾落寞,谁曾孤独 / / ……谁是被抛弃的孤独者 / 梦中不醒的睡客 / / ” ——《夜之感觉》之《夜,谁曾孤独》

对于“夜”的描述,诗人范仁豪尝试了各种感觉的分析和书写,他说大地不知道寂寞,大海也不知道寂寞,高山亦不知道寂寞。当这《夜,谁曾孤独》和《夜,一盏路灯》

两首诗同时选入 2004 年度诗选《安徽现代诗选》时,则证明了诗人那种对夜的感觉得到认同,尤其那盏守夜的路灯,更让人感慨万端,许多匿隐在心底的秘密撞痛了诗人的心扉,那种感觉也只有懂夜的人才会真正地体验到,这些也许未在他人的记忆中留下什么印象,但读过诗人范仁豪那些有关“夜”的诗,或许已经勾起或激发对“夜”的思考和恋顾了。我们已经注意到了,诗人在观察描述夜的时候,已经将自己更多的生活场景和思想律动糅合在情感之中写进了诗里,因此,他的诗具有承载生活现实和生命状态的双重记录和写真,也只有这样,才会有生命力。

四

范仁豪这部诗集《淮花河韵》计由六辑组成。

第一辑《欣慰与联想》。

在这辑中,诗人注重的是思想层面的笔触揭示和呈现,那穿透岩石的毅力,证明了生命的价值,给人以更深刻的思索;那走出雾区的步履就是一首歌,当那颗迷惘惆怅的心走进山水的风景,那将会一种爽心悦目的欢畅,走进七色阳光而融进烁烁的辉煌时,那将是一种温馨痴醉的幸福,诗人范仁豪手持诗之生命之火,穿越千年蛮荒的小路,融冰霜而升浮于天宇,他“坚信农人会播下饱满的心愿”,他“坚信太阳会旋升起亮艳的清宇”,他相信他的心愿会“长出茫茫煌煌沉沉甸甸的季节”,他说“夜不染黑”,他说“寒冰厚雪”也不能“冻结火旺的热力”。他说“狂风暴雨”也不能“淋垮山耸的意志”。

诗人范仁豪在其《我常常思考》一诗中写到:“当我生

命的航船遇到丛丛暗礁 / 就用思考的罗盘引领它驶向彼岸 / / 纵然曲折的航程千里遥遥 / 也不停地犁出一条清晰的航线。”诗人在思考中宁静、沉淀情感的漪澜,当他的思想和理想统一在生命的里程时,任何暗礁和险滩都不会阻挡他前行的步履。当然,一方面他有着紧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毅力,另一方面他更睿智地将“思考”科学到“罗盘”上而引领他驶向彼岸,这一点很重要,这是诗人范仁豪之所以能够几十年如一日默默写作的思想根基和创作动力,也就是说,只有目标正确的人,才会最终实现目标。

诗人范仁豪在其《蚌的联想》一诗中写到:“终于,在长满故事的水宫世界 / 想象展开双翅,觅得奇特的构思 / 那全部情感结晶出如脂如玉的珍珠 / 便是你从生活中提炼出的不朽名诗。”我们知道,蚌埠被誉为“珠城”,而这个“珠”得于“蚌”的孕育,当诗人由“蚌”而联想到如玉般的“珠”时,其感觉是在经历了沧桑,并被日月磨蚀,在这首诗的字里行间,没有一个“蚌”字,却让人感觉到诗人句句在写蚌,字字如脂如玉的“蚌”在联想中升华成为“珠”,当诗人真正地选择了挺身迎击而冻死迎风站的壮举时,他的生命也就真的根基在神秘的境地和奇特的构思之中了,而他那种“陶器”般的“色泽”和“古朴”,必将伴随着岁月而与时光永恒成不朽的生命力,像他情感中所希望的那不朽的诗。

诗《盲道与眼睛》、《牛顿与农夫》和《路》,则是意象深邃的哲理诗,诗人用现实中很普遍的现象,来说明生活中很深刻的真理,这种寓物寓理的写法,在范仁豪的诗中俯首可拾,随处可见,可以说,这是写诗的最基本,却又很难掌握的方法,所谓诗贵含蓄,则是诗瑰丽诱人的魅力,

而诗的生命力又在于创造,如果有两首诗在其手法、意象、意境等均为相同或相似的话,那将可认作诗作的失败,或者说是处在停滞状态,这种“停滞”则是诗人的大忌,正所谓,不进则退,停滞就等于后退,这样的“停滞”则是十分危险的信号。而诗人范仁豪的诗则在这“危险”地带安装了信号灯或架设了天桥。

第二辑《熟谷与嫩风》。

在这辑中,诗人范仁豪所提炼出来的中心词,应该是“印象”二字,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种子》到新世纪的2009年春《墙角,一株小草》,再到2010年的《毛石》。诗人范仁豪在《熟谷》中找到根据,那被晚风醉倒的喜悦,被收获者的丰足诱得忘情,他知道当“展翅的霞光扑棱棱地落在谷堆上”,“只需少少几粒掂在眼前”,他的心就会“紧随”晚风“一头醉倒进熟谷”的幽香之中,这种光景在他的印象中成熟成饱满的收获和晶亮的春光,这要感谢那早在上世纪80年代孕育的“种子”,诗的“种子”,那个“粒粒点缀田野的春梦”终于在三十年后“梦想成真”了,这种结果则是他默默勤勉的必然。

“嫩风”就是指《龙卷风》一诗。或许有人会问,龙卷风啊!厉害呀!十二三级,甚至还强的风,它的破坏力让人心惊胆寒,怎么会“嫩”呢?说它“嫩”则是从形成过程到消逝,也只是瞬间,也就是说“瞬间”的形成,又“瞬间”的消逝,你听说过,“龙卷风”乱了好几天,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几年吗?没有,它就是走马看花,顺手牵羊而已,“嫩”就嫩在这里,可是,也不能大意,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要在战术上重视“敌人”,这样才能应对自如。诗人范仁豪在写这首诗时,既没有着眼于它的破坏力,也没有细述它